

TRAVEL NOTES

贾平凹游记

贾平凹 作品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

贾平凹游记

贾平凹
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
SHANXI PUBLISHING & MEDIA GROUP BEIYUE ARTS &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· 太原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贾平凹游记 / 贾平凹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378-5453-5

I. ①贾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95900 号

书名: 贾平凹游记
著者: 贾平凹

策 划: 续小强
责任编辑: 贾江涛
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印装监制: 巩 璠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: 030012

电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 0351-5628688 (总编室)

传真: 0351-5628680

网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90mm × 1240mm 1/32

字数: 175 千字 印张: 9

版次: 2018 年 1 月 第 1 版

印次: 2018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78-5453-5

定价: 45.00 元

对于我本人，我作品中的地理，则是非常真实的。我之所以喜欢这样，
我想让我的作品增加一种真实感、可信感……

001·黄土高原

八月天里，秋收过了种麦，每一座山都被犁过了。

007·紫阳城记

到了盛夏，那雨点骤落，必是如珠坠盘，大珠当当，小珠叮叮。

013·走三边

在这三边，有一丛树，便有一户人家；有一片树，便是一个村庄。

025·宜君记

房子就静静卧在那梁背上，疑想一定如山溪中的鱼一样有着吸盘了。

029·敦煌沙山记

敦煌久为文化古都，敦者，大也；煌者，盛也。

033·一个有月亮的渡口

“河里的鱼再大，也没有碗里的小鱼好啊，不要脸的来子！”

041·读山

在城里待得一久，身子疲倦，心也疲倦了。

045 · 河南巷小识

谁家妹子细声细气唱几句“银环”，立即就有了“栓保”的回唱。

053 · 三游华山

两次为华山来，却未登山而归，友人都笑我荒唐，我只笑而不语。

057 · 安西大漠风行

领驼人告诉那是海市蜃楼，在这里随时便可见的。

059 · 柳园

整个镇土，没有一棵树，搂粗的没有，筷子粗的也没有。

063 · 游寺耳记

空气新鲜值八角，余下一角，买得今日吾之高兴也。

065 · 未名湖

夜本来黑得沉重，也刚刚下过雨，夜就全集中到了这里。

067 · 宿州涉故台龙柘树记

这树若在字里，是个小字；若在官里，是个七品。

071 · 在桂林

黎明醒来，我也不知道我已做了仙了呢，还是仙做了我呢？

077 · 守顽地

风的形象正表现在树叶上，活活泼泼看得清楚，又不可恶。

079 · 灵渠

对于这一奇观，在灵渠两岸，人们又在谈讲着各种说法。

083 · 太阳城

太阳真是南宁的。

087 · 荒野地

因为草、人归复了原本的形态，这个月下夜晚是这么苍茫壮阔。

091 · 游了一回龙门

瞧，高空上有云飞过，正驮着奇艳的落霞，这云便是翔风了。

095 · 四月廿三日游太湖

我明白了吴越之地为什么多出文人，因为有水生纹，纹者文也。

101 · 西安这座城

口中没味不说没味，说“寡”，即使骂人滚开也不说滚，说“避”。

107 · 游笔架山

那山民呢，犯杀人之罪，判了刑，现在还坐在牢里。

111 · 走进塔里木

我们狂热地在那里奔跑呐喊之后，就全跪倒在沙梁上。

119 · 四方城

那放风筝的孩子，风筝挂在了树上，一脸无奈。

123 · 圉山

错中得福，倒嘿嘿发笑这寺藏得好，这山门造得好所在。

127 · 进山东

我要赋什么呢？我要赋的就只有这一腔疑惑和惆怅了。

133 · 丽江古城

在丽江的两夜一日中总恍惚我并未离开西安，或者我就在西安。

139 · 黄河魂

什么是魂魄？附气之神为魂，附形之灵为魄。

141 · 大唐芙蓉记

她们既看风景，又让人看，一直要等待夜幕降临。

145 · 又上白云山

我永远记住了，白云是白云山的一个开花。

155 · 六棵树

那年月，村人很少有用肥皂的，皂角可以卖钱，五分钱一斤。

167 · 四月三十日游青城后山

林子的中间，有人在卖茶，一间草房，一张竹桌。

169 · 走了几个城镇

隔着一条县河，北边的山坐下来，南边的山也坐下来。

185 · 说棣花

啪的一下，院子里有了一条鱼，鱼在地上蹦跶。

197 · 走了一趟崂山太清宫

即便没有太清宫，崂山也是道山。

199 · 松云寺

难道梦境在人睡着的时候是具现的？疑疑惑惑就直坐到天明。

201 · 定西笔记

妇女说：羊是山梁上的虱咯。

263 · 文学与地理

我作品中的地理，则是非常真实的。我之所以喜欢这样，我想让我的作品增加一种真实感、可信感，尤其当我以所写的人物和故事指向了多义，表达出我的意象时，越是地理环境上我越要真实。这就是我一向都在提的以实写虚。

黄土高原

沟是不深的，也不会有着水流；缓缓地涌上来了，缓缓地又伏了下去；群山像无数偌大的蒙古包，呆呆地在排列。八月天里，秋收过了种麦，每一座山都被犁过了，犁沟随着山势往上旋转，愈旋愈小，愈旋愈圆。天上是指纹形的云，地上是指纹形的田，它们平行着，中间是一轮太阳；光芒把任何地方也照得见了，一切都亮堂堂。缓缓地向那圆底走去，心就重重地往下沉；山洼里便有了人家。并没有几棵树的，窑门开着，是一个半圆形的窟窿，它正好是山形的缩小，似乎从这里进去，山的内部世界就都在里边。山便不再是圆圈的叠合了，无数的抛物线突然间地凝固，天的弧线囊括了山的弧线，山的弧线囊括了门窗的弧线。一地都是那么寂静了，驴没有叫，狗是三个四个地躺在窑背，太阳独独地在空中照着。

路如绳一般地缠起来了：山垭上，热热闹闹的人群曾走去赶过庙会。路却永远不能踏出一条大道来，凌乱的一堆细绳突

然地扔了过来，立即就分散开去，在洼底的草皮地上纵横横了。这似乎是一张巨大的网，由山垭哗地撒落下去，从此就老想要打捞起什么了。但是，草皮地里能有什么呢？树木是没有的，花朵是没有的，除了荆棘、蒿草，几乎连一块石头也不易见到。人走在上边，脚用不着高抬，身用不着深弯，双手直棍一般地相反叉在背后，千次万次地看那羊群漫过，粪蛋儿如急雨落下，嘭嘭地飞溅着黑点儿。起风了，每一条路上都在冒着土的尘烟，簌簌地，一时如燃起了无数的导火索，竟使人很有了几分骇怕呢。一座山和一座山，一个村和一个村，就是这么被无数的网罩起来了。走到任何地方，每一块都被开垦着，每处被开垦的坡下，都会突然地住着人家，几十里内，甚至几百里内，谁不会知道哪条沟里住着哪户人家呢？一听口音，就攀谈开来，说不定又是转弯抹角的亲戚。他们一生在这个地方，就一刻也不愿离开这个地方，有的一辈子也没有去过县城，甚至连一条山沟也不曾走了出去；他们用自己的脚踏出了这无数的网，他们却永远走不出这无数的网。但是，他们最有趣的是在三月，山沟里的山鸡成群在崖畔晒日头，几十人集合起来，分站在两个山头，大声叫喊。山鸡子从这边山上飞到那边山上，又从那边山上飞到这边山上，人们的呐喊，使它们不能安宁。它们没有鹰的翅膀可以飞过更多的山沟，三四个来回，就立即在空中方向不定地旋转，猛的石子一样垂直跌下，气绝而死了。

土是沙质的，奇怪的是靠崖凿一个洞去，竟百年千年不会倒塌，或许筑一堵墙吧，用不着去苫瓦，东来的雨打，西去的风吹，那墙再也不会垮掉，反倒生出一层厚厚的绿苔：春天里

发绿，绿嫩得可爱；夏天里发黑，黑得浓郁；秋天里生出茸绒，冬天里却都消失了，印出梅花一般的白斑。日月东西，四季交替，它们在希冀着什么，这么更换着苔衣？！默默的信念全然塑造成那枣树了，河滩上，沟畔里，在窗前的石滚子碾盘前，在山与山弧形的接壤处，突然间就发现它了。它似乎长得毫无目的，太随便了，太缓慢了，春天里开一层淡淡的花，秋天里就生一身红果。这是最懂得了贫困，才表现着极大的丰富吗？是因为最懂得了干旱，那糖汁一样的水分才凝固在枝头吗？

冬天里，逢个好日头，吃早饭的时候，村里人就都跣脚在窗前石碾盘上，呼呼噜噜吃饭了。饭是荞麦面，汤是羊肉汤，海碗端起来，颤悠悠的，比脑袋还要大呢。半尺长的线线辣椒，就夹在二拇指中，如山东人夹大葱一样，蘸了盐，一口一截，鼻尖上，嘴唇上，汗就咕咕噜噜地流下来了。他们蹲着，竭力把一切都往里收，身子几乎要成一个球形了，随时便要弹跳而起，爆炸开去。但随之，就都沉默了，一言不发，像一疙瘩一疙瘩苔石，和那碾盘上的石破子一样，凝重而粗笨了。窗内，窗眼里有一束阳光在浮射，婆姨们正磨着黄豆，磨的上扇压着磨的下扇，两块凿着花纹的石头顿挫着，黄豆成了白浆在浸流。整个冬天，婆姨们要待在窑里干这种工作。如果这磨盘是生活的时钟，这婆姨的左胳膊和右胳膊，就应该是搅动白天和黑夜的时针和分针了。

山岭下的小路上，一月半月里，就会起了唢呐声的。唢呐的声音使这里的人们精神最激动，他们会立即放下一切活计，站在那里张望。唢呐队悠悠地上来了，是一支小小的迎亲队，

前边四支唢呐，吹鼓手全是粗壮汉子，眼球凸鼓，腮帮满圆，三尺长的唢呐吹天吹地，满山沟沟都是一种带韵的吼声了。农人不会作诗，但他们都有唢呐，红白喜事，哭哭笑笑，唢呐扩大了他们的嘴。后边，是一头肥嘟嘟的毛驴，耸着耳朵，喷着响鼻，额头上、脖子上，红红绿绿系满彩绸。套杆后就是一辆架子车，车头坐着一位新娘，花一样娟美，小白菜一样鲜嫩，她盯着车下的土路，脸上似笑，又未笑，欲哭，却未哭；失去知觉了一般地麻木木木。但人们最喜欢看这一张脸了，这一张脸，使整个高原以此明亮起来。后边的那辆车，是两个花枝招展的陪娘坐着，咧着嘴憨笑，狼狼狺狺地紧抱着陪箱、陪被、枕头、镜子。再后边便是骑着毛驴的新郎，一脸的得意，抬胳膊动腿地常要忘形。每过一个村庄，认识的，不认识的，都要在怀里兜了枣儿祝贺，吃一颗枣儿，道一声谢谢，道一声谢谢，说一番吉祥，唢呐就越发热闹，声浪似乎要把人们全部抛上天空，轰然粉碎了去呢。

最逗人情思的是那村头小店：几乎每一个村庄，路畔里就有了那么一家人，老汉是肉肉的模样，婆姨是瘦瘦的精干，人到老年，弯腰驼背的，却出养个万般水灵的女儿来。女儿一天天长，使整个村庄自豪，也使这个村庄从此不能安宁。父母懂得人生的美好，也懂得女儿的价值，他们开起店来，果然生意兴隆。就有了那么个后生，他到远远的黄河东岸去驮铁锅去了，一去三天三夜，这女子老听见驴子哇儿哇儿地响，站在窗前的枣树下，往东看得脖子都硬了。她恨死了后生，恨得揉面，捏了他的面人儿，捏了便揉，揉了又捏。就在她去后洼洼拔

萝卜的时候，那后生却赶回来，坐在窑里吃饭，说一声：“这面怎么没味？”回道：“我们胳膊没劲，巧巧不在。”“啊达去了？”人家不理睬，他便脸通红，末了出了门，一步三回头。老人家送客送到窑背背，女子正赶回藏在山峁峁，瞧见爹娘在，想下去说句话，又怕老人嫌，待在那里，灰不沓沓。只待得爹娘转脚回去了，一阵风从峁上卷下来：“等一等！”踉踉跄跄跑近了，羞羞答答，忸忸怩怩，却从怀里掏出个青杏儿来。

可怜这地面老是干旱，半年半年不曾落下一滴雨。但是，一落雨就没完没了，沟也满了，河也满了。住在这儿，圪塔里的人家，一下雨人人都在关心着门前那条公路了。公路是新开的，路一开，外面的人就都来过，大卡车也有，小卧车也有，国家干部来家说一席漂亮的京腔，录一段他们的歌谣，他们会轻狂地把什么好东西都翻出来让人家吃。客人走过，窑背上的皮鞋印就不许被扫了去，娃娃们却从此学得要刷牙，要剪发……如今，雨地里路垮了，全村人心都揪起来，一个人背了镢头去修，全村人都跟了去干。小卧车嘟嘟地开过来，停在那边，他们急得骂天骂地骂自己，眼泪都要掉下来。公家的事看得重，他们的力气瞧得轻。路修通了，车开过了，车一响，哗地人们都向两边靠，脸是笑笑的，十二分的虔诚和得宠，肥大的狗汪汪地叫着要去撵，几个人拉住绳儿不敢丢手。

走遍了十八县，一样的地形，一样的颜色，见屋有人让歇，遇饭有人让吃。饭是除了羊肉、荞面，就是黄澄澄的小米；小米稀作米汤，稠作干饭。吃罢饭，坐下来，大人小孩立即就熟了。女人都白脸子，细腰身，穿窄窄的小袄，蓄长长的辫，多

情多意，给你纯净的笑；男的却边塞将士一般的强悍，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上了酒席，又有人醉倒方止。但是，广漠的团块状的高原，花朵在山洼里悄悄地开了，悄悄地败了，只是在地下土中肿着块茎；牛一般的力气呢，也硬是在一把老镢头下慢慢地消耗了，只是加厚着活土层的尺寸。春到夏，秋到冬，或许有过五彩斑斓，但黄却在这里统一，人愈走完他的一生，愈归复于黄土的颜色。每到初春里，大批大批的城里画家都来写生了，站在山洼随便一望，四面的山赤上，弧线的起伏处，犁地的人和牛就衬在天幕。顺路走近去，或许正在用力，牛向前倾着，人向前倾着，角度似乎要和土地平行了，无形的力变成了有形的套绳了。深深的犁沟，像绳索一般，一圈一圈地往紧里套，他们似乎要冲出这个愈来愈小的圈，但留给他们活动的地方愈来愈小，末了，就停驻在山岭顶上。他们该休息了。只有小儿们，停止了在地边玩耍，一步步爬过来，扑进娘的怀里，眯着眼，吃着奶……

紫阳城记

在家读过一本书，记得说：“紫阳疆域，为安康锁钥，任河路径，实川陕咽喉；峰有千盘之险，路无百步之平。”便对紫阳没了好感。想：地理居势或许重要，但毕竟是太偏远，太荒僻，隔南北飞雁，过日月东西，实在不足为游览胜地了。

狗年二月，正是草发春浅，我们一行三人从任河坐船下行，黄昏到了任河与汉江汇合之处，但见江面渐阔，两岸冥顽之石嶙嶙，静锁之峰屑屑，一派灵秀浩浩之气。正不知到了什么地方，船上人说：紫阳到了。我蓦地一惊：真是山不转人转，竟莽撞撞到了紫阳！仰头看那下游北岸，一山满是屋舍，竟成了屋舍的山；此行几千里路，以其孤城压江，委实稀罕。就停桨下船，嚷着去城看个究竟呢。

先在河边洗了手脸，那水比上游深得更沉，碧得更蓝，清清楚楚地显出水底的石床，丢一块片石下去，犹如落叶一般，好长时间，悠悠飘飘，才能到底。沿水边往北岸走，艰难地踏

过一片卵石，便是漫延上下的石板河滩。没有滚石，更不见沙砾，是地质变化的缘故吧，石层全然立栽，经水冲刷，变得高高低低，坑坑洼洼，但一道一道梁坎明显，黑青青的，如一根根偌粗的绳索，又如条条电焊的鱼脊。江风骤起，猛觉是奔涌而去的石浪，又使人顿时感受到了运动的力量和气势的雄壮。我们都十分冲动，拼力儿跑近北岸，却一时寻不到上岸的通道。岸仄极陡，屋基就沿岸壁而筑，那么高的，那么高的，似乎一直扶摇冲上，顶上就有了一个小阁子木楼。木楼多是一层，更有两层、三层，一半搭在石基上，一半却悬在空中，下边用极细的木头顶着。有的竟如背篋一样，用木条和绳索系一个小小房子贴在大房身边，怕是特制的凉台了。我们都大惊失色，担心那鸟巢似的住处会突然掉下，即使不会发生，那江风吹起，木楼吱吱晃动，如何歇身安家呢？仿佛是要回答我们这些北方的旱民似的，一家木楼的三层竹窗，呀地推开，便有一个俊俏俏的姑娘坐在里边，风抛着头发出来，如泼墨一般，自抱了一个满月琵琶，上指弄弦，五音齐鸣，飘飘然，悠悠然，律清韵长；眼见得半壁上一树樱花白英乱落，惊起半天绿尾水鸟，那姑娘眉眼，却终因琵琶半遮半掩，遗憾不能看清。

打问了江边的一群洗菜少妇，急急向西边湾后走去，果然一条细绳模样的石阶略垂在那里。阶是石条压成，已经不知被踏了多少年月，石条没有棱角，光滑如上蜡抹油，不易站住。这时几只小舢板泊泊从上游划来，停在那里，下来一群挑担的，背篓的，一拥而上，竟裹挟着我们到了街面。

街面窄得可怜，两边的街房，屋檐对着屋檐，天只剩下一

扁担宽的白光，又被那交织的各类电线，裂成网状。路阴阴的，潮潮的，饭馆、酒铺、商店、旅社，一家挨着一家，压抑得使人喘不过气。上街的人却十二分地多，小商小贩便贴墙根站起或蹲下，出售竹织、木器、蔬菜、小吃。更有那芝麻烧饼，被一些小姑娘提着，在人群钻动，锐声叫卖。最是有趣的，在人稠处，脚步儿正踟蹰，忽有人大叫：“让路，让路，油过来了！”前边人赶忙缩身闪开，回头一看时，并未有油，只是那些背了龙须草的人；知道上当，待要报复，那卖草者却回头一笑，报以原谅，早走过去了。

街面窄是窄了，且弯弯扭扭，又起起伏伏，站在这头，如何不能看到那头。想赶快逃开这拥挤世界，到另一条街市上去吧，抬头往上看时，山上不见一石一草，全是屋舍，高高低低，仄仄斜斜，细端详，各个建筑，各有各的姿态：位置正表现着恰到好处。这时候，就会突然发觉，这儿的屋舍总那么单薄，注视良久了，才见屋顶没有木梁，也不曾抹上泥巴，而且椽一律横挂，上边钉了竖的木条，用一块一块石板就那么干干净净地放上去罢了。随便拣一人家进去。主人异常热情，让烟让茶。若只盯着那石板屋顶发呆，瞧那并不严密，有夕阳在孔隙里泼射。问：漏雨吗？答：不漏。这就万分令人惊异了。主人此时就得意起来，说紫阳这地方，一是石板多，二是木板多，房屋都是两头用石，中间用木，为天下少有。出门再看所有房舍，果然如此。由不得我们便作了好多想象：到了盛夏，那雨点骤落，必是如珠坠盘，大珠当当，小珠叮叮，万般妙音，可是何等乐事！